



教會改革與女人

龔立人

本院副教授

若問以馬丁路德為核心的教會改革帶給當時女人最大的衝擊是甚麼時，我相信這應是女修道院面對關閉的威脅，因為女修道院對女人建立其宗教經驗、宗教身份和社會地位有其重要性。

《路德對修道誓願的判決》

路德在《路德對修道誓願的判決》（1521年）一書提出修道誓願有五方面錯誤。第一，沒有上主的道。第二，違背信心的道理。第三，違反了福音的自由。第四，違反了上帝的誡命。第五，違反了一般人情和理性。有修女歡迎關閉女修道院的呼籲和要求，並從中擺脫宗教意識和制度對她們的控制。一個廣泛被宣傳例子是凱薩琳·馮·波拉（Katharina von Bora）和八個修女被偷運離開女修道院的故事。此外，凱德林娜·齊爾（Katherina Schutuz Zell, 1492-1562）在牧師娘角色以外，成為其他人尋求幫助的母親。¹ 至於那些不願意離開女修道院的修女又如何？女修道院比男修道院較多反對教會改革。她們反對教會改革不必然受羅馬教廷及其意識形態主使，反而她們可以像那些選擇離開修道院的修女一樣實踐其主體性。主體性不是由外在表演決定，而是由自身決定的。於1525年，紐倫堡（Nuremberg）市議會命令關閉所有修道院。六間男修道院中四間即時自我解散，但在卡雷塔·碧希瑪（Charitas Pirckheimer）帶領下，女修道院聖加文（St. Clara）拒絕關閉。市議會先派代表說服她們，後恐嚇她們。修女被迫每星期聽四次新教的講道、被恐嚇要燒毀她們的修道院和被擲石頭。又在修女唱聖詩時，新教者在外面高聲唱世俗的歌，騷擾她們宗教活動。後來，市議會決定充公這修道院的土地，但這些措施都未成功關閉女修道院。最後，市議會只好容許它繼續存在，但不容許它接受新加入者，直至最後一位修女於1590年逝世。² 以下，我以珍妮·達·祖施（Jeanne de Jussie, 1503-1561）的《簡短記錄》（*The Short Chronicle*）作為反教會改革另一例子。³ 雖然這是她個人記錄，沒有代表性，但其重要性在於它提供一個在男性主流記錄以外的記錄，說出女人第一身經驗。事實上，女人聲音是常被忽略的聲音。⁴ 珍妮·達說，

1. Merry E. Wiesner, *Gender, Church and State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London: Longman, 1998), pp.36-46, and Kirsi Irmeli Stjerna, *Women and the Reformation* (Malden: Blackwell, 2009).
2. Merry E. Wiesner, 'Nuns, Wives and Mothers: Women and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in Sherrin Marshall ed., *Women in Reformation and Counter-Reformation Europe*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8-28.
3. Jeanne de Jussie, *The Short Chroni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另一相關著作: J. Skocir and M. Wiesner-Hanks eds., *Convents Confront the Reformation: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Nuns in Germany* (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Anne Winston-Allen, *Convent Chronicl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p.1-17.



私は林美鳳と申します。

校友專訪：林美恩

Page 04



「優化神學樓」計劃籌款

Page 06



結業崇拜

Page 09



第21屆傳經講座

Page 12



基督教研究中心消息

Page 15

我承諾我沒有寫一些我不知道是真的事…我所寫的只是很多主要事件的一小部份，目的要使這些事被回憶，以致在未來，那些因愛上主而受苦的人知道我們的先賢跟我們一樣受苦…⁵

珍妮·達·祖施對路德跟隨者所做的事之記錄是否準確不是本文所關注。珍妮·達·祖施的記錄要指出，選擇加入和留守修道院的不是被迫的結果，反而是自願的，甚至是一項有意識的抗爭行動。

《簡短記錄》

珍妮·達·祖施是在日內瓦貧窮嘉勒女修道會（Poor Clares）的修女。貧窮嘉勒女修道會的誓願是「貧窮、順服、獨身、隔絕」。因家庭財政原因之一，珍妮·達·祖施於1521年（18歲）加入貧窮嘉勒女修道會。她的《簡短記錄》記錄在1526-1547年期間，日內瓦的政治鬥爭和教會改革所發生的事。在政治態度上，她支持日內瓦的薩伏伊公爵（Duke of Savoy）和主教，不認同政治自主運動和教會改革。因加爾文（John Calvin）要到1536年才到日內瓦，所以，《簡短記錄》對新教描述主要是路德及其跟隨者。按珍妮·達·祖施記錄，改革者於1532年11月，到日內瓦傳講教會改革信息。此後，教會改革就在日內瓦發展。於1534年，改革者開始在方濟修道院傳講，並於同年7月，獲准在貧窮嘉勒女修道會傳講。最終，貧窮嘉勒女修道會於8月離開日內瓦。修女們赤腳前往阿納西（Annecy）。以下，我只集中探討教會改革與修道院的相關記錄。

珍妮·達·祖施稱路德跟隨者為異端，而那些持守羅馬教廷信仰為基督徒。她記錄：

於1518年，充滿惡毒、自大，並各種錯誤的馬丁路德，重啟自使徒以後的異端和錯誤。他在巴賽爾（Basel），印刷其思想，並廣泛流傳到基督教王國，毒害大公教會的王國。若皇帝和王子不懲罰他們，他們將面對永恆懲罰的結果。⁶

對於教會改革的評價，她記錄：

日內瓦內有很多好人和好基督徒，但因受政治和宗教迫害，很多人離開這城市，每一個人和地都被撕裂了…因著這些惡棍，教會的聖禮廢除了。他們破壞教堂內的聖像…，甚至燒毀教堂和修道院…他們強迫那些起貞潔誓願的結婚，而他們及其跟隨者結婚了。很多神父和修士因缺乏對其誓願的尊重，跟隨他們了…這是教會受迫害時期。⁷

面對迫害，她記錄：

有神職人士不尊重其誓願，利用教會滿足其私心，當中有女人和孩子…上主用這些錯誤和不忠誠的邪惡者懲罰他們。至於那些好修士和修女，他們的被迫害有助他們的救贖，並使他們的功德倍增。很多好的修道院被破毀了，但住在裡面的沒有被扭曲，他們住在不同地方，仍能繼續他們的召命。縱使在伯恩（Bern），多名道明會修女回到自己家庭和做工人，她們沒有放棄他們的誓願…在眾多修道院已被扭曲時，只有在貧窮嘉勒女修道會的修女沒有改變她們的信仰。除了一個，因為她不是按良好目的加入修道會。⁸

對於基督徒女人對路德跟隨者的態度，她記錄：

很多女人聚集一起，向路德跟隨者擲石頭。與她們一起的有最少700位兒童（12-15歲），他們決定履行這責任，保護他們的教堂和修道院。⁹

對於路德跟隨者對貧窮嘉勒女修道會的壓迫，她記錄：

法惹勒（Guillaume Farel）評論貧窮嘉勒女修道會是瞎眼的。若要獲拯救，她們要從監獄被釋放。每一個人應該向她們擲石頭，因為她們是假冒為善。她們想其他人知道她們守獨身，但這不是上主的命令，因為這是無法遵守的。她們與方濟會修士在晚上一起睡，所以，市議會應禁止她們，並將她們趕出女修道院，按上主命令，使她們結婚。他批評她們分裂城市。只有將她們從女修道院趕出來，這城市就不可能在宗教一事上合一。¹⁰

1534年8月，路德跟隨者進佔貧窮嘉勒女修道院。她記錄：

在8月24日，他們一群人帶著各式各樣武器，和平地敲修道院的門。一位兄弟去看個究竟，但其中一人欺騙地說，他是修道院的朋友，「不要害怕，開門給我，我是她們的好朋友。我來是要給她們安慰。」

這兄弟抱著良好意願開了門，但進來是一群人…他們隨處破壞，打碎他們搜出的聖像和書本。他們對修道院的破壞就像他們破壞教堂一樣。他們威嚇這兄弟說出其他被收藏的聖像等等。結果，他向他們說出收藏的位置。像狼一樣，他們用斧頭破壞這一切收藏…他們嘗試用梯，除下那美麗十字架，但卻不成功。

姊妹們知道這一切時，她們極度傷心和驚慌。她們退到聖堂，向上主尋求幫助。那些邪惡撒旦者做完這一切事後，就走到姊妹們地方，打爛門窗。當一位姊妹看見一門窗倒下時，她跑上，擋住門，不讓他們破門進入。但其中一門被斧頭砍上，快將落在她背上時，上主奇妙地將她移開，使她離開這房間，並重新關上門窗，而這門窗比之前更強。她跑到教堂，所有修女都在一起，蒙上頭，在可憐悲哀中，等待者死亡，沒有盼望。

…超過150人終於破了門窗進入，帶著做邪惡的意慾，破壞一切。當他們進入教堂，大肆破壞聖像。院長和修女們很單純，並清楚向上主祈禱。很遠的地方也聽見她們可怕的呼喊。他們對於這祈禱聲音很驚訝，並叫，「不要再有這聲音。」

院長答，「我們向我們上主呼救，直到我們從祂那裡得到幫助和恩典。你們做這邪惡的事，你們憑誰的權柄做呢？政府官員不在這裡，我們要求他們解釋。甚麼理由使你們來到這裡，暴力地對待我們。」有些人被驚嚇了，但仍有人像狼一樣，沒有停止他們對虔誠物的破壞。¹¹

珍妮·達·祖施不只是旁觀者，更是參與者，尤其跟貧窮嘉勒女修道會相關的事。她對女基督徒有這樣評論，

在棕枝主日上午，那些異端在充修道院慶祝聖餐。已婚男人帶他們的妻子來。很多異端的男人有好的基督徒妻子，她們維護神聖宗教，比殉道士受更大的苦，因為當她們不放棄其信仰時，她們就會嚴厲地被打、對付和酷刑。女人比男人在宗教上時常表現得堅定和持久，尤其在面對路德跟隨者的錯誤時，她們表現得很男人。一個父親試圖強迫他的女兒參與聖餐。縱使面對威嚇和暴力，她拒絕參與。最後，他驅逐她離開家庭，不認她為兒女。她最後成為奴僕。¹²

面對新教的壓迫，有修女將其修道院改為自願性的新教修道院。有些被迫轉變，選擇繼續在一個女性環境下過著獨身生活。有些被迫離開她們的地方，遷移至認同羅馬教廷地區，而這是珍妮·達·祖施所屬修道會的選擇。這不只反映她們對信仰的堅持，更帶出群體生活對修女極其重要。

主奴辯證

雖然路德尊重人自願起修道誓願，但現實是，新教以福音之名剝奪女人起修道誓願的自由。信徒皆祭司的踐行使我聯想起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有關人類的

主奴辯證過程。在當時羅馬教廷神職人士與信徒關係下，神職人士是主人，信徒是奴隸。一方面，信徒要倚賴神職人士及其建立的制度才可以經歷上主恩典。他們沒有自身意識。另一方面，神職人士的主人性是倚賴著信徒對他們的馴服和奉獻而來。出售大赦一事和路德的《致德意志民族基督徒貴族書，論基督教社會的改革》（1520）一書充分反映這種相互性關係。像黑格爾所說死亡的恐懼帶來給奴隸的衝擊，路德提出信徒皆祭司神學成為奴隸的意識覺醒之來源，並以具體行動挑戰代表主人的羅馬教廷，實現基督徒自由。在兩性關係上，路德挑戰了以處女、貞潔和獨身等意識形態帶給女人的枷鎖，但女人並沒有從中成為自己的主人，不但因為路德帶給女人的新身份仍是由男人建立的特定存在（家庭、婚姻、母親或牧師娘等角色），更因為在羅馬教廷與女人的主奴辯證關係中，女人在女修道院提供的空間創造了的自我意識被否定了和被消滅了。

第一代教會改革者相信他們釋放女人了，即從一個退縮、文化限制、性壓抑和男性規範的修道院生活轉向一個以家庭為中心的生活。他們相信，孩子不需要這麼年輕就被獨身誓願限制，反而他們可以留在家中，被父母的愛與教訓包圍，直到他們結婚。¹³

當我們視教會改革為一場從奴隸轉化為主人的過程時，但女人卻只從一種捆綁轉成另一種捆綁。雖是如此，但女人從不是被動。她們的聲音雖是微弱，但仍有意識改造世界，讓世界發生變化。在新教，凱德林娜·齊爾在牧師娘身份下突破主奴關係。在羅馬教會，珍妮·達·祖施和其修道院修女以對抗方式，甚至為此負上代價（死亡、暴力、流放），拒絕受路德思想及其跟隨者所支配，堅持她們的信仰和嚮往。

有人認為主奴矛盾之可以結束在於再沒有主奴之別，但現實是，人類歷史不是天國。所以，矛盾繼續存在，但辯證繼續會發生。這點正是教會改革與性別關係之意義所在。

5. Jeanne de Jussie, p.90.

6. Ibid., pp.60-61.

7. Ibid., pp.61-62.

8. Ibid., pp.62-63.

9. Ibid., p.78.

10. Ibid., pp.118-119.

11. Ibid., pp.138-140.

12. Ibid., p.116.

13. S. Ozment, *When Fathers Ruled: Family Life in Reformation Europ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49.

凸出來的釘子

— 林美恩 (10 M.Div)

はじめまして，林美恩と申します (初次見面，我是林美恩！)

林美恩，2010年神道學碩士課程畢業，現為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及美國聯合衛理公會的外派差遣員，受差派到日本宣教。2013年4月起，她開始在日本基督教團岡本教會服侍。2017年2月開始，她轉換到日本基督教團神戶聖愛教會事奉，專責教會及教區的青少年事工，亦有機會參與支援福島受災者的事工，並與其他國家的教會一同推廣反核的信息。

美恩本科攻讀職業治療。畢業後兩年，於循道衛理沙田堂任職宣教幹事。後來入讀本院，於2010年神道學碩士課程畢業。為增加宣教經驗，她曾到台灣長老教會大光教會、日本奈良國際基督教中心實習，及到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澳門堂及社會服務中心作差前訓練，也曾到韓國監理教大學作交換生一年。

日本宣教

自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美恩，爸爸來自筲箕灣潮語浸信會，媽媽來自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自幼已洗禮的美恩，小學時代的教會生活不愉快，升中學時，她就沒有上教會了，後來輾轉到循道衛理愛華村堂參加少年主日學，重新回到教會。1997年接受堅信禮後，開始參加青年團契，升讀大學時擔任中學生團契導師和參與敬拜隊事奉，逐步投入教會生活，也萌生全職事奉的念頭。



出る杭は打たれる (凸出來的釘子會被錘下去！)

大學畢業後兩年，美恩到循道衛理沙田堂任職宣教幹事，正式開始全職事奉。「那時，偶然看到會訊中一篇在日宣教士的分享，文章提及某調查結果顯示，有兩成以上的受訪者對基督教有興趣，但日本的基督徒人口卻不足總體的百分之一。這可能是因為日本人都避免『凸出來的釘子』吧。」美恩提及，日本有句諺語「出る杭は打たれる」，這可顯示出一點日本人的性格。日本人着重群體精神，故此大多避免做一些與眾不同的事，例如：接觸基督教，以免

成為非基督徒中間那「凸出來的釘子」。

巧妙安排

「日本宣教的需要在我心中揮之不去。」在教會宣教幹事訓練中，美恩認識到一位來自其他教會，已在日本短宣一年而回港的宣教幹事。她參加前往日本的短宣體驗團，在日本東京進行街頭宗教問卷調查，以了解日本對宗教及基督教的看法，又到日本的教會參與崇拜。

在問卷調查的過程中，美恩感受到日本民族的「距離感」。「有關日本的文化、社會及宗教等問題，他們都樂意回答。但一觸及個人層面的問題，日本人都會以各種理由禮貌地脫身。」美恩對此大惑不解，她也發現在日本教會的崇拜中，很少看見年青人，中年會友也寥寥可數，教會老化的問題很嚴重。

凡此種種，美恩似乎看到日本教會年青一代的孤單和無力感，也會影響年青人到教會參加聚會，於是，美恩向上主立志要服侍日本年青基督徒，並要成為他們的同行者。

初到貴境

初到日本的美恩，對當地語言、文化、風俗都未能掌握。「很多時候，我都只是一知半解，甚至可以說不知道自己有什麼不明白，也沒有足夠的語言能力去發問。」美恩眼中的日本人非常禮貌，



人在異鄉，美恩靠着那加給她力量的主，披荊斬棘。



美恩主要的職責是牧養青少年，作他們的同行者。



美恩和年青人打成一片，上圖是和他們往兵庫縣北部品嚐長腳蟹的一次火鍋聚會。

為了不傷害大家的感情，很多時候，他們都不直接指出問題。所以，即使美恩做得不恰當，他們也大多選擇沉默。

當美恩的身分要由客人過渡成日本人的宣教師時，則經過了一段不短的「檢疫期」。「日本人很好客，對客人亦很友善，把他們照顧得很周到。」但身分要由客人成為一份子的時候，美恩卻感到有點挫敗：「日本人會跟你客客氣氣地相交，到了一個令他們安心的階段，才會真正接納你成為他們的一份子，這可以是兩三年或者更多的時間。」面對「檢疫期」，美恩鼓勵自己：「努力克服，耐心等待！」

面對寂寞

一個人在異鄉，家人和朋友都不在身邊，美恩可有感到寂寞？「我懂得如何分辨「悶」和「寂寞」。初來日時工作量不多，常感到「悶」，我會看書、「煲」劇、做運動、下廚、吃東西等等解悶；但「悶」的時候，若想找個朋友陪的話就不太容易，這個狀態我才會稱為『寂寞』。」面對寂寞，美恩也有妙法：「跟香港朋友 whatsapp、默想、禱告或早點睡吧。」

宣教工作的難題

美恩眼中的日本人能瞻前顧後，分析獨到和透徹，在工作進行前會作精密計算，並作好最壞打算及準備相應措施，若行動則必定會是萬全之策。「所以，博多站出現地陷時沒有人受傷，一周內回復原狀。」美恩對此甚是欣賞。在問題發生時能夠迅速反應，當然是日本人獨有的能力，但同時卻令決策變得相對緩慢，確實有時也令美恩感到無奈。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把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 5:15) 這是美恩一向所受的教導。但日本社會對宗教組織普遍存疑，有些教會為免引人反感而避免作公開的見證，也令美恩無所適從。「我期望可鼓勵他們發揮所長，在他們國家作出適合其社會和文化的見證。」

未來，日本教會將經歷青黃不接的問題；老齡化的教會總是把年青人看成勞動力，把教會的工作逐漸交託年青人協助完成。年青一代的信徒在未有足夠歸屬感的時候接力，實是一項挑戰。「教會也要學習如何放下各種固有規則，為年青人營造屬於他們的信仰實踐空間。」美恩希望能在日本教會作年青人的同行者。

我來自崇基

「很多人一想起宣教，就聯想到基督徒人數較少的地區宣教，或建立教會，例如：前往佛教國家或穆斯林國家。對我來說，到堂會服侍年青人，參與照顧來自福島受輻射影響的小朋友，讓他們在神戶過個開心暑假，參與反核會議等等也是宣教的一種。」美恩認真地指出。「我來自崇基神學院，母校對社會議題和公義的關注對我影響很深。我曾上有關亞洲神學的課，當中涉獵其他亞洲地區的教會和神學家，會關注社會中弱小，並和受欺壓的人同行，我希望我的宣教工作也能如此。」在崇基學習聖經的解讀方法和歷史研究的方法，令她受用不少；神學涉及的領域很廣闊，令她感到宣教的實踐可以有不一樣體現，也可以更貼近社會。美恩也特別提及，來自瑞士的白德培教授 (Tobias Brandner) 千里迢迢，離鄉別井，學懂廣東話，於香港牧養囚友，教授神學，是她在宣教工作上的最佳榜樣。

經過一段不短的「檢疫期」，美恩開始漸漸融入日本教會。「對怎樣的人，我就作怎樣的人。」美恩深信上主能夠以不同的形式使用到日本宣教的人，她開放自己，花不少功夫去理解日本人，去感受和認識那微妙「距離感」背後的千絲萬縷，直至他們安心讓她成為一份子。

(足本刊於本院網站：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news/alumni_kennislam)



2017年2月，美恩到新職場事奉。盛放的櫻花像是在歡迎着她一樣，令她非常雀躍。

訪問、撰文：李廣平

「優化神學樓」 計劃籌款超過80萬元

2017年3月5日，為「優化神學樓」工程籌募經費而舉行的步行籌款一共有101人參加，共906位贊助人次！步行籌款贊助、各個攤位義賣、盆菜宴捐款、紀念品售賣及老師表演，總共為整個「優化神學樓」工程籌得超過80萬元。



盆菜宴筵開19席 · 老師盡顯歌藝

3月5日晚，崇拜結束後，本院筵開19席，師生連同神學院同行者聚首一堂，把神學樓大廳擠個水泄不通。當晚，聖堂裝修工程承辦商的同事Fung和Ric，本院李均熊老師，葉菁華老師、邢福增老師和關瑞文老師都大展歌喉，以歌聲感謝一眾神學院支持者。



facebook 直播演出

這個高潮一直延續至三月下旬。事緣，很多校友從互聯網得知邢福增老師和葉菁華老師大展歌喉，但因未有出席盆菜宴而未能欣賞，感到非常可惜，願意以贊助方式讓兩位老師透過互聯網再次演出。「Ying Live」和「溫水現煮蛙」現場籌款演出分別在3月9日和29日舉行，吸引了近千人次在互聯網上瀏覽。兩場現場直播演出為神學院籌得超過二萬元款項。

週一加油站 ADD O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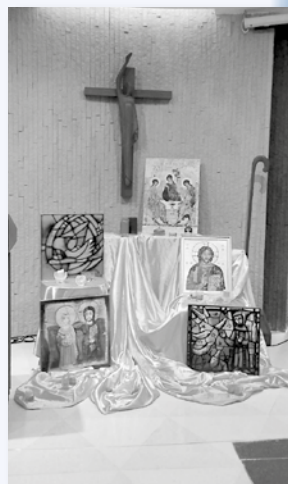
教牧同工感到疲累？「無油」？

您可以在週一，把「自己」停泊在本院，讓本院為您「加油」！

本院推出全新形式「週一加油站」，在崇基學院神學院聖堂舉行，3月27日及4月24日兩個聚會共吸引了近50位教牧同工出席。為他的加油的方法有：「踱步默想」及「領受聖道」。

在3月27日的加油站中，邢福增院長的講題為：「還能活過來嗎？」（以西結書卅七1-14、約翰福音十一1-45節及羅馬書八6-11節）。邢院長透過以西結的異象提醒各同工，此地，我們好像被擄群體一樣，感到絕望。「我們的骨頭枯乾了，我們的指望失去了，我們滅絕淨盡了」。我們很想見到異象，馬上將當前的困局改變過來，但以西結的異象，其實並不是神蹟介入歷史，卻是在黑暗中宣告耶和華並仍是「臨在」的。祂仍記念城中的百姓，稱他們為「子民」，不僅沒有棄絕，更宣告祂的應許不會落空。先知在異象中領受上主的話，這是他的職份，也是他的責任。在被擄群體中，在黑暗與絕望之中，宣告「新耶路撒冷」（結四十）的盼望。邢院長鼓勵各人，在困境當中，也需要從上主而來的信心、勇氣與盼望，以致可以說：“You must go on; I can't go on; I'll go on.”。

在4月24日的加油站中，龔立人教授的講題為「歸與回：心與身之所屬（路加福音廿四13-35）」，他提及經文中一個有關歸回的故事。他指出門徒因為自己的無知和遲鈍，被自身的思考習性限制，以致無法走出自身視域，因此認不出耶穌來。上主的恩典將門徒，也把大家從自身的思想習性限制下和因偏見而缺乏對他者的聆聽中釋放出來。最後，門徒歸回耶路撒冷，一個他們心與身之所屬的地方。最後，龔教授向大家提問，究竟「什麼時候是回，什麼時候歸隊；在什麼事上要回，在什麼事上歸隊；抱什麼態度回，抱什麼態度歸隊；回什麼的地方，歸什麼的隊。」他把問題留待大家思考。



結業崇拜

2016-2017 結業崇拜已於5月4日在聖堂舉行。



獻石者進堂



陳衍昌法政牧師差遣及祝福



王福義長老



胡露茜博士



譚偉倫教授、方永平教授均有出席。



教會探訪

2月26日，師生前往5間教會探訪，分別有基督教樂道會深水埗堂、香港聖公會聖約瑟堂、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華村及五旬節聖潔會九龍堂。各堂會均有20-25位師生出席，當天也有本院老師證道及學生獻詩環節。



謝師宴

應屆準畢業生在5月10日晚於神學樓設謝師宴，邀請老師和辦公室同事相聚，共享晚餐。當晚負責同學準備了不少遊戲，整晚洋溢歡樂的氣氛。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主任譚偉倫教授亦有出席活動。老師們為同學送上幽默的離別贈言，令畢業班同學哭笑不得。



新書推介



書名：變局中的抉擇——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歷史的終結（1949-1951）
作者：宋軍
系列：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叢書第七種
出版社：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定價：80元
頁數：368頁

內容簡介：1949至1951年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基督教的改造，與基督教領袖的自我革新相互交織成一幅明暗相間的畫面。作為當時全國教會諮詢顧問性質的機構，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對新中國政治環境帶給基督教的影響作出頗為樂觀的判斷，曾試圖策劃、引導並掌握這場革新運動的內容、方向和領導權，派出基督教訪問團，積極籌備召開全國基督教會議，以使中國教會在組織與革新步調上達致合一，謀求基督教在新中國的安穩與發展。

然而，中共叫停基督教全國會議，打斷了中國教會自主性革新進程；又通過扶持以吳耀宗為代表的教內「進步力量」，成功分化了協進會領導層，從而掌握了改造基督教的主導權。伴隨《三自宣言》的問世及簽名運動的展開，協進會被迫亦步亦趨地表示順從與效忠，並在十四屆年會和控訴運動的讓步妥協中被徹底臣民化，最終走向曲終人散的結局。



第21屆傳經講座

由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及基督教研究中心主辦，一年一度的傳經講座已於3月17及19日假城景國際水晶廳舉行，由美國耶魯神學院白金漢新約考據及詮釋學講座教授柯雅蓓 (Adela Yarbro Collins) 主講「從保羅的教導看女性在教會的角色」，共三講。

傳經講座第一講：女性擔任教師

「女性擔任教師，最好是從早期基督教文獻來理解。」柯教授指出，提摩太前書二章12節提到女性不可講道和轄管男人，「一直是現時教會的難題，造成對女性的不公義」。在早期教會群體中，女性會教導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女孩和少女。最早提到信徒群體中有教師角色的經文是哥林多前書，其中提到教導的恩賜，重要性僅次於使徒和先知，「而該信並無提到教導的恩賜與性別限制有何關係」，唯一在十四章34-35節的例外，很有可能是後來的編輯加入的。其他書信如腓立比書和歌羅西書，亦指出群體中的領袖和教師有男有女。

在第二世紀，亦有不少女性教導其他女性，當時教導仍屬恩賜，尚未被體制化。又如《黑馬牧人書》中可見有女性擔任領袖，突破傳統女性的教導工作。學問很高的Philomena甚至曾挑戰和修正馬吉安二神論之說。又有證據顯示，「當時有智慧的女性和對哲學有興趣的女性並非罕有，例如Thecla就在當時脫穎而出，並成為其後數個世紀的女性典範。」第三世紀開始有女性和平信徒擔任聖職，並教導其他女性。

自四世紀開始，愈來愈多受過教育的女性出現，例如Proba曾藉其信仰史詩作教導，Macrina、Marcella、Paula等則直接教導信仰群體，更有部分是沙漠教母，終身過著刻苦的修士生活，藉其智慧之言教導後世。

「正如所有恩賜一樣，教導的恩賜旨在裝備信徒，建立基督的身體。」柯教授認為，從上述的資料可見，女性教導角色的歷史與男性一樣源遠流長，而提後一章及其後相關的文本，則「不純粹是規範」，而很有可能有其他考慮。

傳經講座第二講：女性擔任先知

柯教授指出，保羅在林前十一章顯然並無提到女性講道的權柄和合法性問題，因為在十二和十四章提及的眾多恩賜中，「講道肯定是屬靈的，意思就是聖靈的能力藉人運行，因此如果否定講道恩賜，就是否定聖靈。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更直接警告信徒不可這樣。(帖前五19)」可是，保羅亦為男性和女性講道定下界線，結合當時文化，因此女性必須蒙頭，「這個要求也同時被視為當時對創世記一至二章的回應，就是上帝—基督—男人—女人的清晰階級。」

哥林多前書寫於公元50年代初，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的成書時間較後，相對馬可和馬太福音而言，其對女先知的證據較多。例如以利沙白懷孕後到訪馬利亞，受聖靈感動並大聲宣告馬利亞為蒙福的女子，「雖然作者並無特別指明這是先知之言，但整個場面和上下文都說明這是先知性的。」其後在使徒行傳，又有些人物如腓利有

數個女兒，部分成了先知，並成為後來女先知的典範。又如在《黑馬牧人書》提及先知時，會採取比較沒有性別的字眼 human being 而不是 men，「亦可視為包括女先知的線索」。

新先知運動有三大領袖，其中 Priscilla 和 Maximilla 是女性。這個運動表示自己是繼承先知的傳統，強調使徒和先知傳統都是聖靈恩賜的展現，他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似乎接近羅馬書十二章2節、約翰福音十七章14節及啟示錄十八章8節，他們並不重視適應非信徒文化或為之護教，反而重視規律的生活和道德標準。

傳經講座第三講：女性擔任聖職

柯教授首先指出，在早期教會其實並無現代「聖職」的概念，保羅所生活和提及的教會亦沒有現代社會結構的觀念，而是較為流動和多元，因群體需要而異。另一方面，恩賜通常與聖職混為一談，但兩者應該放在不同處境討論，而有這些恩賜又在群體中擔當領袖或教導角色的人，在群體中亦各有不同命名。「因此不能因為我們在一個群體中發現某些實踐就一概而論，以為這些觀察結果放諸四海皆準。」

學者普遍認為，保羅時期的工作通常是在家戶中發生。有些家戶的領袖是男性，是家庭和奴隸權威的延伸。「他們有財有勢，可以提供住宿和行政專業。」他們在群體中也有可能擔任先知或教師，視乎需要而定。據保羅所言，也有些家戶的領袖是女性，又如 Prisca 和丈夫 Aquila 在書信中同時出現，「他們有可能一同成為群

體的領袖」。又如屬如保羅傳統的歌羅西書，亦有提及 Nympha，她曾是家戶的領袖，惟後來有文士不接受女性有此地位，才將其名字改為男性 (Nymphas)。

這些領袖在教會中有不同的功能，第一就是扮演使徒角色。使徒分為兩類，分別是由復活的基督差遣，以及由本地群體差遣的。在不少保羅書信中也有提及這些名字，協助其牧養工作。其中更曾有女性 (Junia) 得到金口若望的讚賞，認為她的智慧堪使徒名份。可是到了中世紀，「這個名字又被改成男性名字 (Junias)，顯然是由於對女使徒的偏見所致。」柯教授指出，現在很多學者也接受她原是女使徒，加上保羅對使徒地位的肯定，表明女使徒的聲望和影響力絕對不容忽視。

主教是對 episkopos (腓一1) 的常見翻譯，但柯教授認為此譯並不適切，因為此字既是眾數，其意也不在管理個別城市的所有信徒。此字眼很有可能是源自腓立比教會，因著其地方文化而推選領袖管理財務和行政，並由 diakonoi 協助。另外，在十二使徒遺訓中，也要求信徒選出不貪財、真誠的領袖執行先知和教師的工作。在安提阿領袖伊納爵的書信中，就提到有些教會是由女性帶領，亦有些寫給教會群體的書信上款為女性，可以反映她們在教會也甚具代表性。另一方面，早期教會中 diakonoi (現可作執事或會吏) 亦有男有女。

柯教授總結指，大公會議和教制的男性領袖不一定禁止女性服事，不過也有證據顯示他們曾經壓制對方，「而且這些壓制不一定來自男性領袖，也可能是來自女性服事的對象。」



歷史研討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TSUNG TSIN MISSION
OF HONG KONG

2017年3月10至11日為慶祝香港基督教崇真會170週年慶典，本院與香港基督教崇真會合辦「巴色道統、粵港傳承」崇真會歷史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本院院長邢福增教授負責主題演講「雖死猶生：墓碑背後巴色先賢的故事」，崇基學院院長方永平教授、Rev. Claudia Bandixen (President, Mission 21) 以及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副會長蕭壽澄長老出席慶典，並為開幕禮嘉賓。約有100人出席研討會。



消失的檔案 放映及討論會

2017年3月27日，「消失的檔案」紀錄片放映及討論會，由本院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校友會合辦，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協辦。當年六七暴動被稱為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五十年後的今天，由於官方紀錄殘缺不全，網上資料難辨真偽。紀錄片導演羅恩惠歷時四載，在訪問及檔案的基礎上，拍成這齣珍貴的紀錄片。嘉賓有羅恩惠導演、郭乃弘牧師（錄影訪問）、邢福增教授，分享製作的心路歷程、昔日的社會及教會的回應，並審視今日教會對當前香港社會政局的態度與回應。約有450人報名參加，了解昔日暴動背後的故事。



由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基督教研究中心於2017年4月5日合辦學術講座「蔣介石與台灣基督教的政教關係」，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東翼二樓活動室舉行，邀請了輔仁大學哲學系曾慶豹博士主講。教授他剛發表新作《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臺灣基要派的形成》。蔣介石是一名基督徒，然而在以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為主導的意識形態下，他嘗試利用基督教來實踐上述的政治號召，於是他重新稿訂《荒漠甘泉》作為軍隊的「革命精神日課」、間接推動基督教護教反共組織促進國際間的聯盟等。是次活動約有50人參加。



2017年3月28日，基督教研究中心與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合辦公開講座「基督徒虐妻：歷史、處境及神學上的沉默」(Wife-beating among Christians: a Historical, Contextual and Theological silence)，由女性主義著名學者高依俐博士/牧師 (Rev. Dr. Elizabeth Koeppling) 主講，她亦為愛丁堡大學神學院榮譽學人；她另於3月30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舉行師生研討會「宣教的文化與權力」，約40位學生參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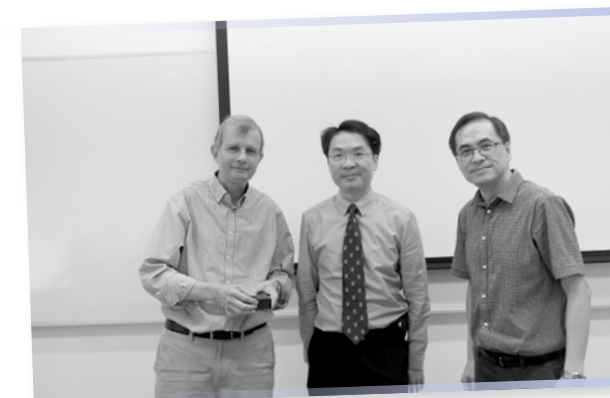
宗文社、基督教研究中心消息

公開講座

2017年3月24日，基督教研究中心邀請何崇謙博士（聖言資源中心副會長、語室工房藝術總監）主講「藝術在神學教育中的激化作用」公開講座，假香港中文大學容啟東樓活動室舉行，約30人參加，其中不乏資深音樂、藝術工作者。是次講座討論基督信仰在聖經的文學藝術文化薰陶下，產生十分多種類的藝術形式和內容，不單活化信徒對真理的感悟力，更促進福音的廣傳。神學教育不能遺漏學習藝術，認識藝術，因為藝術、人生、宗教關係密切，當中更有何博士多年來的親身經驗分享。



2017年4月19日，基督教研究中心於主辦公開講座「掀開公共生活中的聖靈：在世俗時代的體驗」(Uncovering the Spirit in public life: an experiment in a secular age)，由 Rev. Canon Prof. Vernon White (英國西敏寺副主任法政牧師) 主講，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約20人參加。



院長行蹤

1. 2017年3月10日，邢福增教授於「巴色道統·粵港傳承：基督教香港崇真會170周年會慶歷史研討會」上，任主題講員，講題為「雖死猶生：墓碑背後巴色先賢的故事」。是次研討會由本院與崇真會合辦。
2. 3月23日，他帶領「中國基督教史」同學往跑馬地香港墳場實地考察，認識葬身香港的早期來華傳教士的事蹟。
3. 3月27日，他於本院主辦的「消失的檔案」放映及分享會上，任分享講員。4月8日，邢教授應學基浸信會邀請，任堂慶培靈會講員。
4. 5月7日，他應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邀請，任「中國教會祈禱日研討會」講員，分享近十年中國宗教形勢發展。

老師消息

黃慧賢博士

1. 2017年4月20-22日黃慧賢老師代表神學院出席普世教會協會普世神學教育的會議，假在泰國曼谷舉行。主題是「躍進：女性普世神學領袖之發展和指導」
2. 2017年3月8日，黃慧賢老師連同一群修讀「神學與女性主義課程」的學生，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舉行「再現上主的形象展覽(8/3-28/4/2017)開幕禮及研討會」，並邀得趙麗雯博士、細細老師和黃慧貞博士嘉賓分享。
3. 黃慧賢博士獲中文大學文學院 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 資助，進行“Women’s Work for Women: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of a Christian Women’s Community in Canton, South China (1847-1938)”研究項目。

恭賀

1. 吳俊芳小姐(14MACS)及朱頌華先生將於5月20日在馬鞍峰香港教會禮堂舉行結婚典禮。
2. 何心怡小姐(09BD)和趙璋樂先生(07MACS)的女兒趙憫晴於2017年4月26日出生。
3. 黃苑翹小姐(BD)和伍偉基先生於2017年4月22日，於神召神學院教堂舉行結婚典禮。
4. 姚仲匡先生(13MACS)與周嘉儀小姐於2017年1月7日，於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
5. 吳一卿先生(MDiv)與劉小葉小姐於2017年1月7日，於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舉行結婚典禮。
6. Phalla Phorn(16BD)與Ly Sokkhun於2017年1月7日，於柬埔寨 Phnom Penh 舉行結婚典禮。
7. 梁美琳小姐(12MACS)與鄭嘉駿先生於2016年12月18日，於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
8. 洪國豪先生(MACS)與陳嘉莉小姐(MACS)於2016年11月26日，於聖公會聖約翰座堂舉行結婚典禮。
8. 蔡皓光先生(MDiv)與曹曉彤小姐(13MACS)於2016年11月26日，於中華基督教會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

悼念

1. 本院同工莊麗娟女士(Kelly)的家翁許喜順先生於5月4日離世，享年90歲，喪禮會於5月25日於九龍殯儀館舉行。
2. 劉榮佳牧師(07M.Theol.; 14D.Theol.)的母親葉鳳娥女士於4月9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會於4月29日在聖公會聖十字架堂舉行。
3. 緬甸校友 Zaw Latt Aung(15D.Theol)的父親 U Salai Chit Aung 於4月17日去世，享年71歲。安息禮在4月18日舉行。
4. 鄭文珊先生的父親鄭洲府先生於4月10日離世，享年九十三，其喪禮於4月22日在香港殯儀館舉行。鄭文珊先生是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The United Board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的執行副總裁，亦是崇基學校董會成員。
5. 舊生林婉儀小姐和林靜儀(本院聖經研究高等文憑課程)的父親林立中先生於2017年3月25日主懷安息。安息禮定於4月15日下午於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舉行。
6. 謝志宏牧師(99BD; MTheol)的父親謝金城先生於3月22日晚離世安息，享年82歲，安息禮拜於4月21日在九龍殯儀館舉行。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